

楔子 趁亂保財物

雪才剛融，正是一年最冷的時候，暖暖春意尚未蔓延在偌大的靖北侯府，冷冷的肅殺之氣卻已籠罩。

一男一女站在大得無邊無際的荷池邊，男子高大健碩，斜眉似劍，深眸如淵，就五官而言絕對是好看的，但一身殺伐之氣與不苟言笑的表情，渾身上下寫著「老子不好惹」；女子則是清清秀秀，身姿纖瘦，立在那兒就像一朵嬌嬌柔柔透著幽香的白玉蘭，清新又惹人憐惜。

此時那女子卻是一點都不嬌柔的指著男子的鼻子，毫不客氣地道：「魏世子，你腦子有病吧？新皇都擺明了要對你們靖北侯府不利，你不快點全家捲鋪蓋逃跑，還留著給皇家當祭品嗎？」

男子便是靖北侯世子魏行晏，他上月才由北疆打勝仗回來，這一仗能讓邊境至少安定二十年，所以他回來時受到百姓夾道歡迎，也就是這樣引起了皇帝的忌憚。新皇是去年才即位的，對先皇的舊臣沒有一點好感，上任後便大肆討伐異己，殺頭的殺頭、流放的流放，魏家人在朝中沒少受新帝朝臣的刁難，新皇更是不止一次暗示靖北侯主動交出兵權。

這是想卸磨殺驢了。

可即使都被指著腦袋暗示他蠢了，魏行晏仍一臉嚴肅地道：「我魏家歷代鎮守北疆，所作所為俯仰無愧於天地，日月可鑑！如果因為一點打壓就逃走，豈非坐實了那些莫須有的罪名？祖輩們積累的名聲不能敗在我們這些後輩身上。明芙，妳是局外人，無須沾染這些，沒事妳就離開吧。」

明芙瞪大了眼，「你以為我想管你的事啊？若非你對我明家的恩情，我才懶得理你呢，我看你就是頭倔驢！」

「妳怎麼還罵人呢？」

「就罵你怎麼了？」

魏行晏深吸了口氣，自己這長相在北疆都能止小兒夜啼了，她竟是一點都不怵，令人頗感無奈。「事情不是妳想得那麼簡單，有些事不是想逃就能逃掉的，妳這細胳膊細腿兒的弱雞樣也幫不上什麼忙，還是快走吧！」

「你說誰弱雞？」要不是有著不小的身高差，明芙定要跳起來打爆這倔驢的頭！然而，倔驢與弱雞還未能辯出一個明白，侯府前院卻是鬧了起來。

魏行晏臉色驟變，才剛抬腳走了幾步，果然沒一會兒就有奴僕從垂花門衝進了後院。

顧不得會不會唐突主家，奴僕扯起嗓門就嚷，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咱們侯府被官兵圍了！說是侯爺與世子意圖謀反，要抄家來了——」

魏行晏臉色一變，看向了同樣一臉驚愕的明芙，現在要她走已經太遲，他索性拉過人一把塞進假山裡，這假山層層疊疊，她身形又小，躲得深一點便不會被人發現。

「我估計來抄家的會是武安侯，他忌憚我爹很久了，注意力定是放在我們魏家人身上。妳先在假山裡躲一會兒，屆時我會設法讓情況亂起來，妳找機會由西南側

門離開。」魏行晏飛速地交代完就要走，假山裡的人兒卻突然拉住他。他本能回頭，卻見明芙一張清麗的臉龐上盡是焦急，水眸幽幽欲言又止，竟讓一向意志堅定心如鋼鐵的他狠狠疼了一下。

可他最終仍是一咬牙，輕輕掙開了她的小手，還反手將她又往假山內推得更深了些。

「快走！」拋下這麼一句話後，魏行晏頭也不回地離開。

明芙只在假山裡站了一會兒，便聽到外頭亂糟糟的嘈雜聲，官兵衝進了靖北侯府，不管不顧的一陣打砸。

片刻後，她又聽到叫罵吵嚷，接著是兵器交擊之聲，她由假山的縫隙偷偷看出去，果然如魏行晏所料，大部分官兵的注意力都在前院的混亂，府裡也是奴僕四散奔逃，根本沒有人注意到假山這處。

這是逃出去的好時機，明芙矮下身子鑽出假山，而後猛地一個提氣，輕巧地在院子裡飛來縱去，穿過各處門廊與慌亂的奴僕們，很快來到了東院與西院的角門。此處往西去就是魏行晏所說的西南側門，她可以立刻離開；往東則是侯府主子們居住的院落。

其實靖北侯府與明芙並無關係，今日會來完全是衝著魏行晏對她明家的那點恩情，她大可往西掉頭就走，然而此刻她卻猶豫了，離開的腳步硬是踏不出去。

沒有掙扎太久，她一個蹣跚，扭頭往東院深處奔去。

靖北侯也是老牌勳貴了，光是侯府占地就包含了一整個胡同，抄家的官兵還沒有搜到這後院來，明芙趁著這個時機搶先衝進了主院。

才踏進門，只見侯爺夫人的大婢女提著一個大包袱就往房間外跑，明芙在大婢女還沒看清楚來人時直接一掌劈昏對方，然後接下她手上的包袱，略一查看，裡面全是價值不菲的金銀飾品。

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平時的忠誠乖巧都是假的，這時候倒是知道趁亂發財了！」明芙拎著那包袱，又飛快在臥室裡掃了一眼，這兒敲敲那兒翻翻，竟是又找出幾個暗格，將裡頭藏的大把銀票及幾盒金葉子收入囊中，侯爺夫人的首飾，侯爺的寶刀，還有一把一看就是好東西的玉如意也收了。

她沒有浪費時間，出了主院不遠就是侯府老夫人住的長壽院，她同樣沿路先劈翻了幾個捲款潛逃的奴僕，而後將長壽院搜刮了一遍，大件的如花瓶銅爐她帶不走，但各種金銀珠寶、飾品文玩等她是能拿多少拿多少。

拿完長壽院，下一個她來到侯府大小姐魏柔柔的房間。魏柔柔體弱多病，侯府不少好東西都往她院子裡送，因此不出意外這魏大小姐的房間已經被翻得亂七八糟。不過明芙可是知道魏柔柔平時裝扮素雅，生活簡樸，也沒見她房裡擺設多麼奢華，可想而知那些真正昂貴的東西絕不是擺在明面上，於是明芙也在魏柔柔房中同樣敲敲打打一番，不只翻出了暗格裡的好幾套首飾盒子，更是讓她翻出一間暗室，裡面收藏著不少畫卷與繡品，還有一些孤本。

「娘呀，這書畫真是出了我的認識範圍了，不過能藏起來的八成是好東西，能帶走多少算多少吧！」

明芙認命的當起了搬運工，卷軸看不懂珍貴程度，就拿條繩子和書本全綁在一起，像以前背柴火那樣背起來；繡品似破布般塞進包袱，有些被固定在屏風或木架上的就割下來，一起塞進去。

在魏柔柔房裡耽擱了點時間，當明芙終於來到魏行晏的內書房時，那些官兵們的聲音已經很近了。

書房之類的地方明芙就熟悉了，這類地方哪裡能藏東西她瞭解得七七八八，只見她搗鼓片刻，不費吹灰之力就找出了書房裡的暗格與密室，搬空了她覺得重要的東西，包含一些印鑑與房地契之類，又飛速地將這些地方恢復原狀。

她帶不走的珍貴物品就繼續藏著，說不定有那一丁點的機會不被人發現呢？

幾乎是在明芙衝出書房的幾息之後，抄家的官兵們也衝進了書房。他們找東西就不像明芙那樣小心翼翼了，而是能砸的砸能搬的搬，簡直就像土匪一般，要是明芙能看到最後定會心痛死，她搬不走的紫檀木書案交椅還有那黃花梨木的箱櫃啊……

在官兵腳步聲幾乎與明芙只有一牆之隔的時候，她終於在萬般驚險之中衝出了西南側門。

此時她身上有十幾個沉重的大包袱，卻仍是跑得飛快，在胡同暗巷裡鑽來竄去，氣息也才稍微急切些。這還得歸功於她自小習武，雖然其他功夫練得不怎麼樣，至少輕功是練得出類拔萃，一把子力氣也還是有的。

距離侯府幾個小巷的地方，明芙終於停下腳步，可是她氣都沒來得及喘一口，突然背後出現一隻手摀住了她的嘴……

## 第一章 誤認是通房

北疆的隴北軍打了勝仗，聽說這一仗直接打到草原深處，差點就滅了韃子王庭，逼得對方不得不投降。朝廷不僅收穫大批賠償，韃子稱臣，還約定二十年內不准興兵。

領兵的靖北侯世子魏行晏正帶著大軍凱旋歸來，京城中瀰漫著喜悅與驕傲的氣氛，而張燈結綵喜洋洋的侯府尚未等回他們的世子，卻先等來了一位嬌客。

明芙被魏世子派來的人接到靖北侯府時，很明顯的感受到了侯府對她的排斥。

她的兄長明松是魏行晏的副將，明松戰死後，本就無父無母的兄妹倆只剩她一個人孤伶伶的在隴地。

魏行晏手裡有明松的遺物，也答應明松會好好照顧他唯一的妹妹，但魏行晏仍須留在北疆處理戰後之事，同時點兵準備回朝述職，若讓明芙一個姑娘家在邊疆空等，再與大軍一起行動並不恰當，於是便命令手下先安排僕婦護送明芙回京城侯府暫時安置，一切等他回府定奪。

由北疆來到侯府需要大半個月，明芙內心的悲傷也平復得差不多了。她其實沒有見過北地人人視為英雄的魏行晏，但在邊關不時聽到他如何驍勇善戰、如何豪氣干雲，所以對於他安排她回京一事縱然不安，卻沒有太多懷疑。

只不過侯府顯然並不是很滿意世子的安排，否則也不會對她有這種莫名其妙的敵意了。

沿路侯府的奴僕都用一種不善或窺探的眼神打量她，有禮卻冷淡的管家領她到花廳後，照理該讓下人上一杯茶，但她等了老半天卻是什麼也沒有招待。

這讓人有些不舒服啊……不過想想自己雖然是想等魏世子將哥哥的遺物送回，但等候的日子也算是白吃白住，無怪乎侯府一個個都瞧不起她的樣子。

明芙有些坐立不安的等著，在她的想像中，自己來到侯府後應是由管家隨便找個小院子住著，等拿到東西她默默離開就好，她肯定不吵不鬧，不會打擾到侯府的主人家們。

令人想不到的是，在她等了片刻後，侯爺夫人朱氏卻是親自來了，身後還跟著一對年輕的男女。

「妳便是明松的妹妹明芙吧，果然生得標緻。」朱氏雖然口中稱讚著明芙，但笑意並未到達眼中。

「見過侯爺夫人。」明芙感受得到朱氏的冷淡，便行了一禮，同樣沒有非常熱絡，但絕不失禮數。

「也不過這樣嘛，還以為是什麼傾國傾城的大美人。從窮山惡水的地方來，難怪粗俗得很……」朱氏帶來的年輕女子瞄了一眼明芙樸素的裝扮，聲音假作放輕，但坐得近的一定聽得到。

明芙微微挑眉，現在來別人家作客還得傾國傾城了？

不過雖構不上大美人的邊，但小美人她自認還是當得起的，至少她有一次去軍營找哥哥，只是站在營外就聽到營裡不少狼嚎，之後明松就不再讓她去了，聽說她這張清純的臉還害營裡幾個小兵打了起來。

「姊，妳也不照照鏡子，有什麼臉挑剔別人，我倒覺得明姑娘很不錯，雖然來自北疆，但很有南方姑娘那水靈靈的韻味。」另一個年輕男子則是眼睛都要黏到明芙身上了，語氣也很輕佻，「明姑娘幾歲了？我今年十七，叫妳一聲妹妹不為過吧？」

他那冒犯的眼神讓明芙很不舒服，一句妹妹更是令她雞皮疙瘩都起來，所以壓根不想回他的話。

「齊璋，你敢這麼說我？」那女子火氣一來，竟是在客人面前就叫嚷起來。

「怎麼不敢說了？」齊璋很嫌棄地看了自己姊姊一眼。「長得比妳漂亮妳就挑刺，怎麼不承認自己就是醜嘛！」

「你要調戲姑娘只管去，幹麼要貶低我……」

「行了！」朱氏出口制止了姊弟倆互揭瘡疤，而後對著明芙介紹道：「這是齊珺，那是齊璋，他們姊弟是我娘家外甥，平素就愛打鬧，妳別介意。」

「不敢。」明芙皮笑肉不笑。「北疆的人聲音大，說話都像在吵架，可要凶得多了，我也習慣了。」

「妳也是北地人嗎？家裡做什麼的？」朱氏問道。

「我祖上灤州人，也算是北地了，祖輩都是拿鋤頭的。」祖輩拿鋤頭，但到父輩就改拿大刀了，只是明芙當然不會說。

齊珺聞言又冷哼了一聲。「灤州鳥不生蛋的，果然是鄉巴佬。」

「灤州姑娘個個都像明妹妹這樣漂亮嗎？」齊璋心頭髮癢，都想去一趟親自瞧瞧了。

「你胡叫什麼妹妹？我可沒有這樣的妹妹！」齊珺罵道。

「妳不叫是妳的事，我叫就好……」

講沒兩句姊弟又吵了起來，朱氏被吵得頭疼，本想好好盤問一下明芙，但明芙說話滴水不露，什麼都問不出來，她也有些意興闌珊了。

「夠了夠了，別再吵了，你們姊弟就沒有消停的時候嗎？」她說著轉向明芙。「妳應該也累了，先讓人帶妳去休息，妳和世子的事，有空我再好好與妳說說。」

說完，她便命令一個僕婦領明芙回房。

明芙聽得一頭霧水，她和世子能有什麼事？

但朱氏已經喝起茶來，擺明送客，明芙也只能識相地抱著自己的包袱，跟在僕婦身後離開。

靖北侯府很大，分成東南西北院，居住的屋宇集中在東院，與待客的北院、奴僕住的南院及花園荷塘等西院有明顯的劃分。

明芙邊走邊記憶侯府的格局，那僕婦態度雖不怎麼熱情，倒也盡責的時不時會跟她介紹一下某某院子裡住的是誰，某某處是灶房庫房等。

「這最大的屋子便是主院，住的是侯爺與夫人……隔壁長壽院住的是老夫人，老夫人身體微恙，妳沒事可別靠近……還有這菡萏院住的是柔柔小姐，咱們侯府只有一個小姐，可矜貴著，加上柔柔小姐身子柔弱，受不得驚，妳以後經過時要放輕一點，也別喧嘩……」

僕婦絮絮叨叨，最後終於帶著明芙來到她住的院子。

明芙有些意外地看著這陽剛氣很重的院子，植栽都是些常綠的樹木，沒幾朵花，偌大院子甚至還放了個武器架。而且院子的屋舍不小，甚至比老夫人的長壽院和魏柔柔的菡萏院更大更精緻。

她……住這裡？確定沒走錯？

僕婦恰好在院子正中央停下，指著西側的廂房。「中間這一排是世子住的凌風院，妳就住在側邊……」

明芙納悶地打斷她。「這裡是世子的院子？」

「是啊，有什麼問題嗎？」僕婦突然被打斷，語氣有些不快。

「問題大了。」因為太過驚訝，明芙的聲音幾乎都要走調了。「為什麼要我住在世子的院子？」

她以為自己應該住在北院的客院。

僕婦直視著她，一副她故意找碴的樣子。「妳不是世子在北疆納的通房嗎？不住凌風院要住哪裡？」

明芙現在渾身上下像吃了蒼蠅般難受。

她終於明白為什麼整個侯府從上到下看著她的目光都那樣不喜，原來是把她當成

世子的女人了，估計安上通房的名號也只是為了世子的聲譽，沒有說她是外室已經很不錯了。

但她冤啊！她何時與魏行晏有關係了？她連他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好嗎！

偏偏她解釋了，那僕婦根本不聽，還以為她想爭個妾室的名分，特地警告她安分些。

她總不能衝出門敲鑼打鼓，見到人就說她不是魏世子的通房，於是這個委屈她只能暫時吞下，或許要等到魏行晏回來才能還她一個公道。

只是明芙不知道，這個機會來得如此之快，卻又如此驚險。

住到凌風院的明芙雖然覺得怪怪的，倒也沒有不習慣，侯府畢竟是侯府，衣食住行都是不差的，現在錯認她為世子通房，不僅送來了絲綢衣裙，飲食上甚至很是滋補，一看就不是平常人吃的。

究竟誰會給客人準備益母草燉雞湯？侯府是在期待她為世子開枝散葉嗎？

不過補了這麼幾天，成效也是卓著的，原本就生得白嫩的明芙現在看上去更是白裡透紅，一次在花園裡散步遇到齊珺，見齊珺臉上那嫉妒到都快扭曲的神情，明芙居然有種爽快的感覺。

魏行晏再不回來，她都快入戲了，差點真把自己當他通房，以刺激齊珺為樂。

這天晚上，明芙一如前幾日般早早就寢，原本她是很好入睡的，平時這個毫無脂粉氣又硬邦邦的房間對她的睡眠一點影響也沒有。然而今日卻不一樣，看著窗外被烏雲遮住半邊的月亮，她內心隱約有些不安。

輾轉反側了半晌，月亮都升上中天了，她突然聽到院子裡傳來極輕微的腳步聲，她趕緊豎起耳朵，確定那腳步聲是衝著她房間而來，聽得出來對方已經極為小心，卻不是什麼武功高強之輩，難免傳出點動靜。

於是她一個翻身下了床，飛速披上外衣，無聲無息來到門邊。

一枝竹管插入紙窗，吹入了迷煙，等候了一會兒，外頭的人由門縫偷偷撬開門門，接著輕輕打開了門，可根本還沒看清房間裡的情況，直接就被一腳踹飛出去。

應是不能被人發現的意志太為堅定，那人居然沒有叫出聲音來，在地上滾了兩圈之後就想起身逃跑。

但明芙哪裡可能給他這個機會，走出房間又是一腳把人踹到地上，接著就放開手腳一陣拳打腳踢。

「混帳玩意，三更半夜鬼鬼祟祟，我看你就不是什麼好東西——」

那人咬緊牙關死都不叫，只是抱著頭縮在地上蜷曲成一隻蟲子，最後直接昏了過去。

許是揍人揍得太過投入，明芙竟沒發現院子裡又進來了第二個人，恰巧烏雲再一次遮住了月光，夜色之中由身後傳來一聲低沉的「住手」讓明芙渾身的汗毛都豎了起來。

幾乎沒有經過思考，她回身就是一記掃堂腿，但對方顯然跟先前那個用迷香的廢物不是一個等級的，竟是輕而易舉地擋住了她的招式。

明芙大感不妙，欺上身去又是叉眼又是鎖喉的，這樣違反常理又漫無章法的亂打

一通倒真的讓對方的動作停頓了一下。

就這麼間不容髮的時機，明芙扭身要逃，對方卻是反應更快地擒住了她的手，將她整個人鎖在懷裡。

明芙簡直氣苦，一念之差竟落入對方手裡，怎麼掙扎都動彈不得，早知道剛才就不逃了，還不如把那招猴子偷桃使出來，打不過也要讓對方痛不欲生。

「女的？妳是誰？」壓制著她的男子聲音低沉地問道。

「我才要問你是誰？你跟地上那廢物半夜三更闖進我的院子，究竟想幹什麼？」明芙咬牙切齒道。

「妳的院子？」那男子冷笑一聲，「這裡是我的院子！」

他的院子？明芙突然就停止掙扎了，雖說他是由背後制住她，所以看不到他的臉，但對他的身分她已在心中猜得八九不離十。

「你是魏世子？」一聽那男人沒有否認，明芙無奈了，這都是什麼烏龍。「我是明芙！」

「明芙？」剛剛才趕回侯府的魏行晏對這名字有些陌生，但明這個姓並不常見，他一下子就想起來了。「妳是明松的妹妹？」

「對。」明芙又用力動了一下，「你還不快放開我！」

魏行晏終是鬆開了手，看著對方轉過身來，此時烏雲已掠過明月，月光再次灑落，映在明芙俏生生的臉蛋上，讓她清純的氣質瞬間又多了一絲出塵，饒是魏行晏這種不重女色的鐵漢，內心也為此狠狠地跳了一下。

真的有那麼一瞬間，他忘了自己剛剛還在跟這個清新嬌嫩如白玉蘭的少女生生幹過一架。

不過理智很快回到他身上，那驚豔的目光短暫地像沒有出現過，又恢復了一貫的冷靜自持。「方才發生了什麼事？地上的人是誰？」

「地上那傢伙試圖闖進我的房間，還用了迷香，被我暴打一頓。」方才被魏行晏扭著的手腕還痛著，明芙忍不住挖苦道：「我還以為你們是一夥的，誰知道世子也喜歡三更半夜偷偷摸摸的回來呢？」

魏行晏沒有解釋的習慣，此時卻也不得不解釋，他可不想被當成登徒子。「大軍回京時間已晚，我明日要上朝，才會在深夜先趕回府取我的朝服。我不知道妳會被安排在我的院子，我以為妳該住在客院。」

說到這個明芙就來氣。「我也不知道世子的命令是怎麼傳達的，侯府上上下下居然都以為我是你在北疆收的通房，所以才會把我分到你的院子，饒是我如何解釋他們都不聽！」

通……通什麼？魏行晏臉都黑了，但突然又想到什麼，目光射向昏倒在地上那傢伙。

這人以為明芙是他魏行晏的通房，居然還敢來偷香竊玉？

魏行晏覺得自己的威嚴被挑戰了，他上前一步往那人身上踢一腳，原本側著身子縮成一團的男子立刻翻了個身，一張臉清清楚楚在月光下展露出來。

明芙也瞄了一眼，一點意外都沒有，是齊璋。

如果說侯府的人把明芙當成他的通房，讓魏行晏覺得愧疚，那自己的表弟居然還想對她下手，他就覺得丟臉了。

「哼哼，你們不是一夥的，而是一家的呢！」明芙忍不住酸溜溜的損了一句。就算這魏世子確實氣宇不凡，有那堂堂正正的氣質，但這件事情上她一點也不期待他會公正處理，畢竟他總不能殺了他表弟。

「就這樣吧！這人交給你處理了，我還是回房睡覺比較實在。」她對魏行晏的不以為然表現得明明白白。

「等等！」魏行晏一把拉住她。

明芙沒料到他會出手，一個踉蹌，他怕她跌倒，連忙伸手去接，就這樣她又跌回他懷裡，這次可不像方才是武力上的對峙，而是紮紮實實一個男人抱了一個女人。明芙臊得滿臉通紅，而突如其來的軟玉溫香也讓魏行晏肢體都僵硬了，兩個人很快左右彈開，一時間竟尷尬地不知該說些什麼好。

末了，還是魏行晏先清咳兩聲，由懷裡掏出一樣東西放到她手上。「這是明松要交給妳的東西。至於通……通房的誤會還有今晚齊璋所為之事，我定會給妳一個交代。」

說完，他也不敢多留，掉頭回了自己房間，那麼大塊頭的漢子竟還有點落荒而逃的味道。

明芙緊握著他給的東西，直到目視著他進了房才攤開手心，發現他交給她的是一把鑰匙。

而鑰匙上竟帶著新鮮的血跡，微微染紅了她的手心。

寅時正，天色尚未亮起，啟明星都還高懸在天，靖北侯府的主子們已紛紛起身，準備早朝。

侯府離皇宮並不遠，乘車過去也才兩刻鐘的時間，不需像住在城外的官員們緊趕慢趕。所以靖北侯魏充慢吞吞的洗漱，一邊由朱氏親自服侍他穿戴朝服。

夫妻倆成親多年，感情一直很不錯，此時聽得管家通報世子已在深夜時趕回，夫妻倆都驚訝不已，但想了想又覺得在情理之中。

「行晏是迫不及待想見他那通房吧？真想不到咱們兒子喜歡的竟是清水芙蓉那型的。」朱氏其實並不討厭明芙，畢竟一個小地方出來的少女面對她這侯爺夫人還能落落大方，已經很稀罕了。

她不喜歡的是自家兒子竟在娶妻前招惹別的女子，這名聲傳出去可不好聽。尤其侯府沒有納妾的先例，就連魏充也只有她一個妻子，所以對於兒子的婚姻中先出現了第三個人，朱氏心中不太舒服。

她佯怒地瞪了丈夫一眼。「行晏這麼多年代替你在外征戰，我也不好逼他娶妻，還以為他要單身一輩子，想不到最後納了個通房……唉，有總比沒有好吧。」

魏充睨了她一眼。「當初聽到他要從北疆帶一個女子回京，妳還氣得大罵他私相授受，說此女絕不能留呢。」

「那不是在氣頭上嗎？而且我見了之後覺得那明芙也沒那麼差……你沒見兒子都深夜趕回來了，定是對明芙上了心，總不好把人趕走。」朱氏說道。

魏充還來不及表達什麼意見，卻聽到魏行晏的聲音由房門外傳來。

「不，明芙不能留在侯府。」

魏充與朱氏不知道兒子已經在門外了，但聽他這反應也猜測應該是站了一段時間，什麼都聽到了。

夫妻倆倒不介意私語被兒子聽去，因為是他們讓管家去叫他來的，只是沒想到人這麼快就到，連忙開門讓其進屋，雖然已經入春，但雪融後的早晨還是非常凍人的，他們可捨不得兒子受凍。

朱氏先上下打量魏行晏，見他氣色不太好，還以為是昨夜太晚回來，現在又太早起所致，但至少表面上看起來沒什麼外傷，她便放下了心。

「你剛才說什麼呢？」朱氏又回到方才的話題。「你趕明芙出府是想始亂終棄？」魏行晏哭笑不得。「娘，明芙不是我的通房，我們兩個甚至都沒見過面。她會來侯府是因為她哥哥明松的遺物在我手上，我必須親手交給她，但不好讓她跟著大軍一起南下，所以才派人先護送她回侯府等我。」

朱氏訝異。「你說的可是真的？」

「千真萬確。」

「那她怎麼不說呢……不對，她好像說了……」朱氏想起來了，負責服侍明芙的僕婦好像回稟過明芙否認自己是通房一事，只是大家都以為她想爭寵，沒有多加理會罷了。

這下尷尬了，她心虛地瞥了一眼丈夫和兒子，訥訥說道：「那也不能把人就這樣趕出去吧……」

魏行晏搖頭。「娘，妳想想此次兒子戰勝韃子後，我們侯府會是什麼處境？這裡並不適合明芙繼續留下來。」

此話一出，魏充與朱氏的表情都變得凝重起來。

戰勝本是大好事，問題就出在新皇的登基並不光采，正是忙著要把大權都攬在手上的時候。

新皇綦皓本是先皇的弟弟，被封肅王，當時先皇已立太子，太子素有賢名又是正宮嫡出，乃當之無愧的下一任皇帝。

然而先皇突然駕崩，太子當時正在外地巡視，綦皓不知怎麼弄出廢太子和傳位於他的詔書，以強勢兵力鎮壓百官後迅速登基，說白了其實就是篡位，之後更胡亂對前太子安了個叛亂的罪名想趕盡殺絕，還坑殺流放不少支持前太子的官員。彼時魏行晏正與北疆作戰，戰況激烈無暇南顧，等他能空出手來，新帝的龍椅已經坐穩了，他縱使不服，卻也不會傻得與新皇對著幹，一方面是侯府不能被扣上造反的汙名；另一方面他也要顧及留在京中的靖北侯府一家子。

所以魏行晏壓住對新皇的不滿回來了，同時也想探探皇帝對侯府的態度，只是如今看來前景並不太妙。

魏家很可能會成為新帝殺雞儆猴的工具，在這種隨時會爆發的危險之下，自然是

不能連累明芙，還要儘快將人送出府才好。

朱氏也很快想通了這一切，不由嘆道：「好吧，你說得有理，咱們侯府的麻煩確實不能牽涉到明芙身上，把明芙錯認成通房一事，娘也自會去找她道歉。唉，也是娘心急了，差點就害了人家黃花大閨女，幸好此事尚未傳出去。」

說真的，本以為明芙與兒子有戲，現在還沒唱就下戲，她不禁有點失望。

三人又在房中密談了一陣當今朝廷情勢，父子倆就準備上朝了。

不同於魏充坐馬車要從大門離開，魏行晏是騎馬的，於是他走向侯府西南面的側門，這裡離馬廄最近，馬兒也已經備好在側門外的巷子由小廝牽著。

令魏行晏沒想到的是，這樣寒冷的早晨，明芙竟包著一件大棉襖，小腦袋有大半都縮到了衣服裡，抱著手在側門徘徊，一見到他出現就眼睛一亮，顯然是在等他，而且不知已經等了多久。

「世子！」明芙喚了一聲，等不及他走來便小跑著迎了上去。「你怎麼現在才來？我等了你好久！」

「抱歉，與爹娘聊了一下。」本能道了歉後，魏行晏又回過神來。

不是，他為什麼要道歉？他又沒與她相約！

明芙才不管他在想什麼，此時才將手由袖子裡抽出來，順手帶了個瓶子塞到他手上。

魏行晏看了瓶子，又看看她，面露疑惑。

「我知道是我害的，這瓶子裡的藥你先用著吧，肯定比你自己的好！」莫名其妙地說完這些話，也不待他回應，凍了半天的明芙扭頭小跑回自己的房間。

真的冷死人了，這時躺回去還能補個眠。

但是看在魏行晏眼中，總有那麼一點害羞逃走的意味。

他打開手上的小瓶，放到鼻間一聞，又倒了一些出來，眉頭皺得老高。

金創藥，上好的。

摸了摸腹間因為與她打鬥而重新裂開的傷口，他驀地瞭解了什麼，眉間的深壑陡然放鬆，小心翼翼的將那瓶子收入懷中。

通房的誤會解開後，明芙明顯感受到侯府的人待她不同了。

以前眾人對她充滿忌憚，但現在開始有笑臉了，也沒了背後的指指點點，最重要的是吃食恢復了正常，她終於嘗到了京城正宗的烤鴨與灌腸是什麼味道。

朱氏又特地宴請了她一次以表歉意，甚至當面告訴她那日夜闖她客房的齊璋，在被揍成豬頭後又挨了二十鞭，如今關在房中閉門思過。

這樣的懲罰已經很出乎明芙的意料之外了，畢竟以靖北侯府如今的地位，這種事總不可能報官，就算報了官罰得也不可能比那二十鞭還重，更可能的是女方的名聲會臭得比男方還快。

所以當朱氏問起明芙是否滿意此結果，明芙很乾脆的接受了。

只是不知道為什麼，她仍住在世子的院落裡，沒有讓她搬到北院的客房。

一大清早，明芙享用完了世子同款的美味早膳後來到了西院的大花園。侯府的花園裡有個大到看不見邊的荷花池，眼下池子裡都還是冬季留下的殘枝枯葉，但池畔已星星點點長出了新綠。

明芙很喜歡這樣的景色，蕭條之中卻又生機勃勃，不過欣賞得來這樣破碎景色的人並不多，更多的是像朱氏或是齊珺那樣，覺得沒什麼好看又因怕冷而遠離花園的人。

可是今日，明芙走著走著，就看到一位穿著深色襦子，頭戴抹額的老人家站在假山之前，左顧右盼的像是迷路了一樣。

老人家一身衣服雖然單薄，材質可是上好的雲錦，明芙幾乎是一個念頭就聯想到了老人家的身分。

她連忙走上前去，脫下自己的棉襖，披在了老人家身上。「老夫人，早春天涼，妳穿得太少了，可別受了寒。」

至於明芙自己是個練家子，挨一點凍倒還能忍受。

這老人家一身氣派，雙眼炯炯有神，定然是魏老夫人無疑，就是不知道怎麼會一個人在花園裡，還衣著單薄，沒有人隨侍在側。

魏老夫人是魏行晏的祖母，聽說過去也是個英姿颯爽的巾幗英雄，魏家老一輩只剩她一個，超一品的誥命比肩親王妃，只近幾年深居簡出，京裡才鮮少有人記得她。

魏老夫人看著明芙這樣嬌滴滴、俏生生的小姑娘，心生好感，突然握住她的小手笑道：「哎喲喲，這麼標緻的小姑娘，妳應該就是我孫兒的媳婦吧？」

明芙臉上的笑容差點龜裂，「不不不，我不是……」

「別害羞，我家孫子雖然看上去凶了點，但也算是一表人才，配得過妳的。」魏老夫人直接打斷了她的話，兀自滔滔不絕。「行晏是個好孩子，要不是他爹早早受傷退下，行晏何苦年紀輕輕的就代父扛起隴北軍的大旗？這幾年別看他在邊疆立戰功無數，那都是傷痕與鮮血換來的。旁人只見大將軍風光，不知道他的苦，孫媳婦妳要多心疼他一點……」

明芙終於察覺這老人家的腦袋似乎有什麼問題，像是活在自己的認知裡，完全不聽人解釋，但她還是想解釋，硬把她與魏行晏配成一對，光想就讓她不好意思到了極點。

「老夫人，我也只見過世子兩面，我不是他的……」

「我昨天才聽人說行晏回來了，我都還沒見到他呢！果然還是婆娘重要，回府就先看娘子了。」魏老夫人說得自己都樂起來。「真是的，到時候見了面我得好好說他，娶了妻連祖母都不顧了，足見他是真的把妳放心上啊……」

明芙欲哭無淚，怎麼越描越黑了？

魏老夫人由手腕上退下了一個玉鐲，拉過明芙的手就要套在她手腕上。「來來來，我還沒送孫媳婦見面禮呢！」

「不，不用了，老夫人，我真的不是……」明芙不好意思的推拒，卻也不敢太過大力，怕傷到了老人家。

此時，一道聲音在她身後響起。

「長者賜不可辭，妳收下吧。」魏行晏不知什麼時候來到了此處。

明芙一個回頭，忙小聲說道：「不能收！老夫人是把我當成了……當成……」

聽她話都說不下去，魏行晏一陣好笑。「把妳當成孫媳婦了對吧？妳應該聽出我祖母有點問題，從我祖父過世後就越來越嚴重了，妳就當逗老人家開心，順著她說話就好，她轉頭就能忘掉。」

明芙挑眉，「你感覺挺熟練的，該不會每次回府都有一個不同的媳婦吧？」

魏行晏聽出她的調侃，面不改色地回道：「這倒沒有，被祖母認成我媳婦的迄今還只有妳一個。」

明芙接不下去了，這人臉皮是真的厚。

兩人的話是當著魏老夫人的面說的，老人家當下就不高興了，一巴掌拍在魏行晏背上。「你這孩子，你才有問題呢！你祖母我清醒得很，還想在我面前演戲？你以為這樣說我就不知道你去北邊打仗，把媳婦兒丟在侯府不管不顧嗎？像你這種的，跟你祖父一樣，就是個負心漢！木頭疙瘩！」

罵一句就打一下，那手勁一點沒收，明芙都替魏行晏覺得痛，忍不住用一種得意的眼神盯著他。

老夫人在替她出氣呢，開心！

魏老夫人打累了，扭頭看向明芙時又是一臉慈藹的笑容。「孫媳婦啊，以後他欺負妳，妳就告訴祖母，祖母替妳教訓他。」

「好啊！」明芙樂了，這戲她願意演。

魏老夫人捧著她的手拍了拍。「妳千萬別動氣，多想想肚裡的孩子，我聽說懷著孩子愛生氣，生出來的孩子也會是個壞脾氣，所以妳要保持心情愉快，這樣就能生出個乖孩子。」

這會兒換魏行晏用那揶揄的眼神睥睨她，上揚的嘴角簡直就是挑釁！

明芙的笑容直接僵在臉上，怒瞪他。「你不會笑可以不要笑！笑起來像個山匪一樣，是想嚇誰呢！」

魏行晏撇了撇嘴，不過他也知道不能再讓魏老夫人繼續胡言亂語下去，否則這炸毛的小丫頭說不定等會一爪子就揮過來了。

於是他突然朝著魏老夫人道：「祖母，妳不是說要替妳曾孫弄條百家被？已經弄好了嗎？」

魏老夫人啊了一聲，拍了下自己腦袋。「是了，我都忘了呢！快快快，我要回長壽院去，我曾孫的小被被啊……」

魏行晏喚來幾名侍女送魏老夫人回院，至於老人家為什麼大清早的會一個人在花園裡，只能事後再追究失職的奴僕了。

花園裡只剩下魏行晏與明芙，四周就算有人也都離得老遠，確定沒人注意這裡，魏行晏才脫下身上的大氅披在她肩上。

「謝謝妳幫了我祖母。」自然是看到了魏老夫人身上的棉襖，他才這麼說。

明芙感受著大氅的溫暖，當仁不讓的受了，其實她也有點冷，而且他穿過的感

覺……不太一樣，說不上來哪裡不一樣，總之穿起來很熨貼。

她無意識地用臉蹭了蹭大氅領口的皮毛，一邊說道：「其實老夫人挺可愛的。」可愛？魏行晏表情有些微妙。

當年祖母隨著祖父打仗，也是上過戰場的女殺神，如果她知道祖母一刀能串起兩個韃子兵，應該就不會這麼形容了。

「是可愛啊，有什麼不對嗎？」明芙注意到了他的表情，想起方才魏老夫人自己說服自己的樣子，仍覺得很有趣。「老實說，可能因為之前的誤會，住在侯府挺憋悶的，但老夫人讓我覺得侯府還是有令人喜歡的地方。」

魏行晏突然沉默下來，若有所思地盯著她，盯得她耳朵尖都微微發起熱來。

明芙這才察覺自己話中的歧意，為了掩飾尷尬，她故意損他。「看什麼看？你不會以為我在說你吧？你可是負心漢，木頭疙瘩呢，誰要喜歡你？」

魏行晏淡淡地道：「別生氣，要保持心情愉快，日後才能生出乖孩子。」

明芙瞪他，他也瞪她，最後還是明芙先忍不住，噗嗤笑出聲。

魏行晏也跟著笑，不過一想到她方才嫌棄他笑起來像個山匪，笑意很快又收了回去，想著是不是該找個時間拿面鏡子練習一下如何笑得和善？

這還是第一次，魏行晏覺得自己一身殺伐冷硬的氣勢不完全是好事。

「對了，你的傷……還好嗎？」明芙粗略的比劃了一下胸腹的位置。

魏行晏斂了斂目光。「妳怎麼知道我受傷？」

「你給我的鑰匙上面帶血。」明芙老實道，「我猜你在邊疆時就已經受傷了吧？因為跟我過招導致傷口裂開，要知道你從邊疆回來都隔多久了，傷口卻還沒癒合，那肯定不是小傷啊！」

她心虛啊，不然送出了那麼好的金創藥，她也很心疼好嗎！

沒想到竟是這種原因顯露了傷勢，魏行晏避重就輕地道：「妳給我的藥很有效，我的傷勢已經無大礙了。」

「你為什麼會受這麼重的傷？」她好奇地問道。

魏行晏似是不太願意提起，原本放鬆的表情又慢慢變回習慣的冷硬，不鹹不淡地回道：「妳這麼關心我，不會真的對我有什麼非分之想吧？」

明芙差點沒原地跳起來。「你想得美呢！」

「那就好，不要與我有任何牽扯，對妳來說是好事。」魏行晏的語氣莫名有些沉重。「妳也該離開侯府了。」